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七十五

贊

擬富民侯傳贊

張詠

漢武晚年以丞相爲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旣闢民命在賢賢不可黷黷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簡儉以御之粵自桀作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闢其欲而下散其束四人桓桓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僞散朴衰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

宋文鑑 卷七十五
斑白不得息雉齒而趨驅焦勞力竭而饑凍繼之浮
民姦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
故謂令德日埋窮兵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者
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拯之歟漢洗秦弊七
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
不能推民壽鄉切磨三代加於武皇事威窮侈四十
年間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爲上公之號憂勞
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後
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術良可悲矣
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
療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呼
末塗未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漢雜
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榮富民之
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
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
故貧富之名稀所稱焉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
競新蚩蚩餓暍無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
易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
又如何哉

杜甫贊

狄遵度

先生甫名其字子美其祖審言當景龍際以詩自名
高視一世殆子美生其作愈備少而不羈跌宕徒倚
大章短篇純乎首尾詩派之別源遠乎哉波流沄沄
乃自我回躡崑崙巔足亂四溟覩縷蛤螾拘致鯤鯨
蜿蜒委瑣巨細雜并一啜則已不圖其羸橫放直出
詭色互端排蕩摧曼措齒不安鬼求於陰神索于陽
鈎搜錯莫色沮氣傷閃形撒影隱露藏救殫變極態
惟厥所指吾方瞪踞初不用意沃粹醇源植根塊土
貫赫胥庭盤燧人圃經亘聯屬百億萬古芬釀雜襲
纖細委墜哺啜蹈藉群稚走死嗚呼子美之述吾能
誦之子美之意吾能知之其所未聞其所未知蓋未
得其云爲

西漢三名儒贊

劉敞

余讀西漢愛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爲人慕之然仲舒
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僞黃金亦減死論雄仕王
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於聖人之道惑於
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
與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爲三贊以自覽焉

仲舒先覺承秦絕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
大義以修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黜相諸侯

宋文鑑 卷七十五
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考蓋有不聞
奚究奚討主父掎之步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啓之
懲違告休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道嗟爾君子
克遵厥猷

子政翼翼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克其德黃金之偽
智由信惑艱軌邪世身居困阨不爲俗儒苟取拘拘
略其威儀忠質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
賢哉已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于今日月之光
嗟我後人庶幾不忘

子雲清虛自有大度非聖不觀恥爲章句擬倣六經
其文孔明隱隱咄咄實爲雷霆世三不遷知命理神
胡爲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缺衆儒有言蓋天絕之
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邀利或徇耳目得之弗愧
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河間獻王贊

司馬光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
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
謂之狂惑術仁義者謂之妖妄必雍滅先聖之道響
絕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扃
巖鏘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

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
王之道澹澹其不息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
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
尚則哀姦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
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
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
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
不明噫微獻王六藝其遂噎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
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侈
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
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
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
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
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
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頌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
之勞賦役轉輸之牧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
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
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無爲贊

司馬光

爲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稿木爲無爲迂叟以爲

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成功則天爲者敗之不如自然

晉蔡謨贊

王回

晉自武帝酒色無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侈而王愷石崇尤其甚愷使美人行酒勸客飲不盡輒殺美人崇常夜飲諸少年酒裴綽乘醉竊臥崇妾中明日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去崇聞大怒立殺數妾尋訟綽於朝綽兄楷書請綽曰吾弟酒狂海內足知足下飲以狂藥而反責之禮邪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辭直乃止其後渡江諸君家往往猶襲故態紀瞻爲尚書置酒請王導等觀妓瞻愛妾能歌新聲左僕射護軍周顛乘酒於衆中挑之而不得有司劾顛荒酒失儀元帝特詔宥焉是時在位益不以淫管爲恥如此蔡謨獨好禮自勅嘗詣丞相導導方作伎設牀席謨不悅而去導亦不留客也謨曾孫廓廓子興宗仍以好禮自勅達於朝雖時淫暴不敢稍侵媿之人稱其家風云贊曰

古者牀策之言不踰闔而賓主燕享所以觀禮樂講仁義也烏有男女亡辨晝夜荒盡群於禽獸而反以

爲樂與此屠餘所以知中山之亡夫永嘉之亂又驗矣而渡江君臣猶不知以此相儆豈以風俗之敗非召亂之著者邪嗚呼迷哉而蔡氏出於其門獨能世學好禮達而不汙君子哉

稽紹贊

王回

世皆以稽紹死得其所褒之子固愛其人行於亂世不汙而能卒以忠爲烈非其積累明于仁義孰能自信如此耶吾獨怪康與晉實比爲魏臣其誅也豈犯有司特晉方謀篡魏忌其賢而見圖故康誅而魏亦自亡若紹可爲兼父與君之仇者也力不能報猶且避之天下顧臣其子孫而爲之死豈不謬哉

畫贊

李泰伯

工有圖貴人之像者子哀其賢而無所遂也爲之辭云道之可行君子乃出行而無成君子之疾位以名得名以位失古人丘壑豈徒自逸嗚呼

九馬圖贊

蘇軾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拳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我思開元今爲幾日

筋骨應圖至三萬尺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鹽挽磨
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爲至駮其一毛棄我千里
號齧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永歎

二疎圖贊

蘇軾

惟天爲健而不予時沈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赫漢高
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
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
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一作淚
下沾襟

偃松屏贊

蘇軾

子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
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
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
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南來畫寒松
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凜然孤清
不能無生生此偉竒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硤硤
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
以洗我瘴

三馬圖贊

蘇軾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
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勅武備師雄
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
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
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
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
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
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
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
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熙河帥西番有貢駿
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
奇爲請乞不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其狀云
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
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
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
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
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
之神駿乃爲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嫫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
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

下招爾歸雲逝房妖

王元之畫像贊

蘇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干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昏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宋文鑑 卷之十五
王仲儀真贊

蘇軾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謹亮虜卽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旣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仁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

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
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
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
曷不觀此佩玉劔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文與可飛白贊

蘇軾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
也始子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
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
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
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
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
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
與可者固無幾 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
呼哀哉

師子屏風贊

蘇軾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
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
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
顧右躑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

宋文鑑 卷七十五 十一
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管幼安畫贊

蘇轍

余自龍川以歸居穎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歿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穎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笑談而辨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裘宅後

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囿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官閑不求通白帽布裘舞雩而風四時烝饋莫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王元之真贊

黃庭堅

天錫王公佐我 宗學問文章致于匪躬四方來庭上稍宴衍公含亢石責君堯舜采芝商洛以切直去惟是文章詩以獨步白髮還朝泣思軒轅雞犬舐鼎群飛上天真宗好文且大用公太阿出匣公挺其鋒龍怒鱗逆在廷岌岌萬物並流砥柱中立古之遺直
孔向以之嗚呼王公其尚似之

孔北海贊

陳師道

世以曹操爲英雄雖孫仲謀耳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紹之目以爲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

宋文錄 卷七十五 十四
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
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
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
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
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
家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爲英雄小遇鵝炙丐乞如
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嚮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
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公非勝人也是故
自用之謂英自勝之爲彊

宋朝文鑑七十五卷

終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七十六

碑文

唐狄梁公碑文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
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
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
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
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
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义而不能去左右爲之
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

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毗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了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幸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

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
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也
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
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_之母能乎時宰相
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
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
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
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尚方斬馬
劍加於君頤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
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
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
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_{惟物}新唐朝舊臣
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
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
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況廟
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
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
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
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
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

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迺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

與姪執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
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
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
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
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
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
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
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
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
齷齪思得竒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
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
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
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
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
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
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
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
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
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
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

陽移舟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
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
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
之士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
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
羣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
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 宋 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
祠而已冰爲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
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鬪鬪不勝死自是江無
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擊羊豕雉
魚伐鼓嘯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
娛悅神祝已傳遐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
書教人澡熨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
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嚴
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爲三公漢家號令典章
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旣詳初公
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
舍公像於中晚漢學焚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

又作朕象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籩豆
饗醪薦之于前虔踧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
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
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偪
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
年乃占學官之西攻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
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度
廷疏窓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采有青丹陛有級夷瓦
密棟彊若棘若飛乃肖公象於宇間繪相如等于東
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令學之盛莫若樞密直
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其間皆配祠焉於是擇日
告成于神揖而升簋學果清脯修紛羅而有容可以
告虔趨而降罍罇巾洗席燎並施而不恩可以盡儀
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巖廣靈妥於間寂故也
噫自公之來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鉅公踵
相逮于朝先帝時巨猾再作亂弄庫兵爭劔閣是時
蜀豪英無一污賊者羣頑愁窘不容喘而滅非人好
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願自予而古無
俾壞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點

刑獄使者凡三人贊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
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
書象於西廂列官里於石室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峩峩兮紱斯皇出有瑞節兮
車騎羅石室孔甲兮人謂何新堂翼兮耽耽庭廣直
兮序巖巖吏奉承兮不譁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
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俎肉鮮神來享
兮愴冤延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
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文潞公家廟碑

司馬光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
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
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
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爲所祀世之數差唐侍
中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爲之營
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土民
求生有所未遑禮頽教墜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
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群臣貴窮公相而祖禰食于
寢儕於庶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

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不際
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
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
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
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睿心至意
形于嘆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
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
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
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
兩旣而在職者違慢相尚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
安故習常得諉以爲辭無肯唱衆爲之者獨平章事
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
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
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
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
祭器西廡以藏家譜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
在中門之左庖厨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
出四年秋廟成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
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
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

昆而爲我叙其事款于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爲氏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不生河東太守教教家平陽其後有韶漢末爲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可譜韶之六世孫頰後魏末爲太守頰曾孫顯儁以別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兗州刺史頰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爲潁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杭宇吏述老幼秩君洪從唐高祖起晉陽爲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頰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爲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爲御史大夫括孫晦爲太子賓客晦兄昕爲義成節度使暉爲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儁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成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寶鼎晦之從父昆弟晤爲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檇檇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卽公之高祖考也諱沼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歷啍太谷二令漢高

祖卽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別者自歸於
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幕
府棄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
故復爲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彊
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開拆磨勘
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司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
章事晏公參知政事王公所撰墓誌及碑公貴朝廷
褒榮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周
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爲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
公爲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爲第三室周
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東室魏
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
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
議祀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
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王之義作車
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
鬱彼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矧人之先
云誰敢諉天佑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秉鎔鈞
克釐克講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囂公往逍遙
不日而消仁祖遘疾羣心震慄公入密勿四海清謐

出殿方維爲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悅
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謠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爲多
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于洛濟允樂茲土
采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是劓是斷是斲
達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抃是植是扶
是茨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旣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居
風雨是撫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庠公堂公曰予康
人隘公廷公曰予寧人勿予隘維子孫是賴人勿予
庠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躬之爲美匪
目之爲麗廟堂旣闢四室有血豢牲孔碩導黍及稷
豆籩旣滌掃灑旣備旨酒旣沛刲牲爲饗乃薦乃陳
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擗來臻天錫公社強胡壽愷
帝錫公祿崇營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優
公勲是疇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詒孫
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光烈

澶州靈津廟碑

孫洙

熙寧十年秋大雨霖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懷孟津
浮梁又北注汲縣南泛胙城水行地上高出民屋東
郡左右地最迫隘土尤疏惡七日乙丑遂大決於曹
村下歸先是積年稍背去吏惰不虔楛積不厚主者

又多以護埽卒給它役在者十纔一二事失備豫不復可補塞隄南之地斗絕三丈水如覆盎破缶從空而下壬申澶淵以河絕流聞河旣盡徙而南廣深莫測坼岸東匯于梁山張澤灤然後派別爲二一合南清河以入于淮一合北清河以入于海大川旣盈小川皆潰積潦猥集鴻洞爲一凡灌郡縣九十五而濮齊鄆徐四州爲尤甚壞官亭民舍鉅數萬水所居地爲田三十萬頃天子哀憫元元爲之旰食初遣公府掾往俾之循視又遣御史往委之經制虛倉廩開府庫以振救之徙民所過無得呵吏謹視遇不使失職假官地予民使之耕而民不至於太轉徙質私牛於官貸之牛而牛不至於盡殺食其蠲除約省勞來安集凡以除民疾苦其事又數十然後人得不陷於死亡矣天子乃與公卿大議塞河初獻計者有欲因其南潰順水所趨築爲隄河輸入淮海天子按圖書準地形覽山川視水勢以謂河所泛溢綿地數州其利與害可不熟計今乃欲捐置舊道創立新防棄已成而就難冀憚暫費而甘長勞夾大險絕地利使東土之民爲魚鼈食謂百姓何國家之事固有費而不可省勞而不獲已者也天贊聖意聖與神謀詔以明年

春作始修塞乃命都水吏考事期審功用計徒庸程
畚築峙餼糧伐薪石異時治河皆戶調健民多賤鬻
貨產巧爲逃匿上慮人習舊常而胥動以浮言也先
期戒轉運使明諭所部告之以材出於公秋毫不以
煩民然後民得安堵矣物或闕供皆厚價和市材須
徒運胥官給餽費唯是丁夫古必出於民者乃賦諸
九路而以道里爲之節適凡郡去河頗遠者皆免其
自行而聽使輸錢以碩更則衆雖費可不至於甚病
而役雖勞可不至於甚疲矣材旣告備矣工旣告聚
矣明年立號元豐天子遣官以牲玉祭于河而以閏
正月丙戌首事方河盛決時廣六百步旣更冬春益
侈十兩涘之間遂踰千步始於東西簷爲隄以障水
又於旁側闕爲河以脫水流渠爲雞距以灑水橫水
爲鋸牙以約水然後河稍就道而人得奏功矣旣左
右隄疆而下方益傷矣初初河深得一丈八尺白水
深至百一十尺奔流捍甚薪且不屬士吏失色主者
多病置聞請調急夫盡徹諸埽之儲以佐其乏天子
不得已爲調於旁近郡俾得蠲來歲春夫以紓民又
以廣固壯城卒數千人往奔命悉發近埽積貯而又
所蓄薦食藁數十萬以赴之詔初責塞河吏於是人

益竭作吏亦畢力俯瞰回淵重緝九埽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却而埽下湫流尚馱隄若浮寓波上萬衆環視莫知所爲先是運使創立新意制爲橫埽之法以遏絕南流至是天子猶以爲意屢出細札宣示方略加精致誠潛爲公禱祥應感發若有靈契五月甲戌朔新隄忽自定武還北流奏至羣臣入賀告類郊廟勞饗官師遂大慶賜自督帥而下至于勤事小吏頒器幣各有差第功爲三品各以次增秩焉濮齊鄆徐四州守臣以立隄救水城得不沒皆賜璽加獎吏卒自下捷至竣事而歸凡特支庫錢者四初天子閱徒之邁吏者連遣太醫十數輩往救治之以車載藥而行春尚寒賜以襦袍天初暑給以臺笠人悅致力用忘其勞於是又命籍其物故者厚以分卹其家逃亡者聽自出以貫編戶乘急出夫者蠲春徭一歲有半仁沾而恩洽矣自役興至于隄合爲日一百有九丁三萬官健作者無慮十萬人材以數計之爲一千二百八十九萬費錢米合三十萬隄百一十有四里詔名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歸功于神也方天子憂埽於合未固永道內訌上下惴恐俄有赤虵游於埽上吏置蛇于盆祝而放之蛇亡而河塞

天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號而領于祠官曲加禮焉有詔臣洙作爲廟碑以明著神貺臣洙竊迹漢唐而下河決常在於曹衛之域而列聖以來泛澶淵爲尤數雖時異患殊而成功則一然必曠歲歷年窮力殫費而後僅有克濟固未有洪流橫潰經費移徙不踰二年一舉而能塞者也何則孝武瓠子甚可患也考今所決適直其地而害又逾於此焉然宣房之塞遠逾三十年費累億萬計乃至於天子親臨沈玉從官咸使負薪作爲歌詩深自鬱悼其爲艱久亦已甚矣視往揆今則知聖功博大閎遠古未有也嗚呼河之爲利害大矣功定事立夫豈易然哉主吏誠能揆明詔規永圖不苟務裁費徑役以日爲功而使官無曠職卒無乏事繕治廢隄常若水至庶幾河定民安無決溢之患矣臣洙旣奉詔爲廟金石刻因得述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聖心而成是殊尤絕迹遂及治河曲折在官調度與夫小大獻力內外協心慨見其力使後世有考焉臣洙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渾渾河源導自積石逆折而東久輒羨溢維古神禹行水地中順則所適不爲防庸降及戰國瀕齊趙魏

陂障以流與水爭地醜爲之渠利用灌溉水無所由
因數爲敗由漢迄今千三百歲出地而行患又滋大
明明天子纘堯禹服恩均蠻貊澤潤草木丁巳孟秋
淫雨漏河河徙而南千里濤波天子曰咨水實儆予
勤民之力其得已乎申命郡司鳩材庀工上志先定
庶言則同人樂輸費吏罔遺力聖誠感通河卽順塞
鉅野旣瀦淮泗旣道川無狂瀾民得烝罩東土其又
徐方復寧芒芒原隰旣夷且平水所漸地更爲沃野
人恣田牧施及牛馬三寧士女相與歌呼微我聖功
人其爲魚四郡守臣舞蹈上章微我聖功城其爲隍
帝釐山川魚獸咸若萬方歸之如水赴壑凡厥士吏
迨及庶民其謹護視烝徒孔勤維是湯河作固京室
在廷靡思聖獨前識九類攸叙六府允修丕冒自出
覃被海陬歸惠爾神落此新廟春秋承祀以祈靈保
臣洙作頌本原休功刻是樂石攄之無窮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七十七

碑文

表忠觀碑文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王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人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一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卑於
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
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
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
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
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
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
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
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
及百年而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
慰蒼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爲
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
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
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

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匪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繼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上清儲祥宮碑文

蘇軾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與興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

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也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廢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鍾經

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子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切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未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

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
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
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
地喜荅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
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未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
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
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
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也我作上清
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
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
神予其謙帝旣予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瘖其子
允誓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
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
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
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
千石之鍾萬石之虛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伏波將軍廟碑文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
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

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粟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告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楊雄有言曰朱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益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反皆順風無以荅神貺乃碑而銘之銘曰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歿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記

來賢亭記

柳開

人之學業文章行事烈烈有稱者雖前古而生孰不願與之游恨乎已之後時而出也同世而借立並能而齊名則反有不相識相知者亦有識而不知者吾觀乎斯二者經史子集之中或絕言而不相談或曾言而不相周有之多矣吾靜思之未嘗不爲惜是夫當時力不相及者乎是夫當時義不相實者乎因而誨人吾所以異是于世矣乃作此亭在東郊厥有意乎命曰來賢也吾欲舉天下之人與吾同道者悉相識而相知也有能聞于吾欲信而來于是也有未聞于吾欲知而來于是也有先達于吾者吾欲趨而來于是也有後進于吾者吾欲誘而來于是也有務勝于吾者吾欲讓而來于是也有推退于吾也吾欲尊而來于是也大者吾將仰之小者吾將俯之貴者吾將奉之賤者吾將崇之極吾心而盡于世合吾道而比于時嗚呼若曰子將來賢之徒于人人將來賢之名于子者吾又非斯志也蓋欲夫是亭也不獨如前言而已耳亦將化今而警古矣

待漏院記

王禹稱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其有德亦皆務于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旣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

外史錄 卷十七
九
怡假寢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惑
焉政柄于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
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
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切
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
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
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
堞圯毀秦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
望自堯乎挹江瀨幽閨遼復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
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
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
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彼鶴氅戴華陽巾手
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
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
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
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
吾所不取吾問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
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

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疆者偷生盜之常也豈樂盜哉無塌民力民心安逸無盡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跡僞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孰肯爲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鬪訟懾兇狡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之登進士第爲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然雖焉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于廳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亳州法相院鐘記

穆修

古之爲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鐘鼓曰伐則是旣爲大樂之備又爲征伐之具

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
軍旅可以警不軌懼不廷張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
鐘爲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
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爲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
之運將季西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
大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王公無
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依歸之
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矣佛之爲法也旣與
中國聖人之道并行于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
安得不入于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群棲而旅集多
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旣繁不常厥處將齊彼衆非
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
踰于鐘是知鐘爲佛宮之用其在此乎亳州法相禪
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衆崇揭土
木門堂殿廡總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聚徒僦僦資
膳悉備警旦暮者其闕唯鐘州人時氏豐財好佛之
士也一日詣宣師謀曰一鐘費用幾何願輸其資獨
營斯善師卽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干畀師復謂
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并爲請居鐘之樓以此土
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于舒便其材木匠爲成

構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鐘人與其鼓鑄液波金錫一治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至建于殿南東偏居鐘于上層甍暈飛雙欒鯨震嶷嶷崇構上凌煙空琅琅洪音遠落霄外于以壯觀精宇于以號令群緇日叩焉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閏迷厥時據釋氏言鐘之聲扣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物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舊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闕于佛宮明矣

靜勝亭記

穆修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下姦爭火盜洎軍籍庫兵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州罰獄訟之煩則一不關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又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絕筆可否歸之州足爲稱任雖材豆無所施顧或每每好用自擾以招權樹威而病其職者多矣潁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縻迹落武一再遷爲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

也來監蔡之郡戎爲人力文服古而雅任闊達樂所
守無事唯比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
逸吾性加疎思得灑然空曠一宇爲寄適之地盡糞
除耳目俗譁而休吾心焉廨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
爲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前數十步間夾樹畹蔬蹊
果果外先峙射棚棚豈清趣中宜有哉然于亭遠甚
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存之亭成君謀予以名予請
以靜勝命亭陳君之節是亭豈志於靜者耶夫靜之
固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聽思
慮之邪邪斯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畢矣
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苟不果其道名無益
也是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
之挈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苟能善
矣無爲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爲亭之媿也

庭莎記

晏殊

介清思堂中讌亭之間隙地其縱十八步其橫南八
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
癯者芟薙之役勞於憂畦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
拔心隕葉弗之絕也予旣悅草之蕃廡而又憫卒之
勤瘁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宛在崇

宋文鑑 卷七十一 四
堞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柔木皆卉難於豐茂非是草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畫修徑布武之外悉爲蒞場分命騶人散取增殖凡三日乃備援之以丹楯漑之以甘井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嗟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適因乘而晦用其次區別而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斃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今遂二性之域去兩傷之患偃藉吟諷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平津客館尋爲馬廐東漢學舍間克園蔬彼經濟所先而汗隆匪一矧茲近玩庸冀永年是用刊辭琬珉庶通賢君子知所留意儻與我同好庶幾不翦也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五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

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
薄暮冥冥虎肅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
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
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
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
靜影沉璧漁歌于荅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
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
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
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
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
之旣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
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
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
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
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

宋文鑑 卷七十一
不能成光武之大徵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
貧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
始構堂而奠焉廼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
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生之風山高水長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七十八

記

重修五代祖瑩域記

韓琦

唐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
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義賓琦之五代祖也
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道不仕而鎮帥太傅王紹鼎
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節度副記
室事紹鼎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襲有父鎮益尊
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巢賊犯闕僖宗幸劍南
景崇率定帥王處存合隣道兵入關進討關輔以平

皆庶子謀也景崇卒其子太師鎔幼嗣父位府事一
咨于庶子以義結隣帥內尊王室朝廷喜之故恩命
累及以光啟二年八月十四日終于鎮府立義坊之
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曾祖諱拙沂州司戶參軍祖
諱沛登州錄事參軍父諱全隱居不仕自隱居而上
世塋深州博野蠡吾鄉之北原博野今爲永寧軍庶
子以龍紀元年十月十五日復附塋于先塋夫人崔
氏棣州司馬魯之長女婦道母訓爲世儀法終于天
復二年七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八月十七日
歸祔于庶子生二子長諱定辭鎮冀深趙等州觀察
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文無所
不覽嘗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吏馬彘以詩贈祠
部頗銜已學祠部卽席訓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
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
一座愛其辭而不能解馬大屈服事具北夢瑣言次
諱昌辭真定府鼓城令琦之高祖也爲政有惠愛而
不壽年二十九而亡生一子諱璆廣晉府永濟令琦
之曾祖也永濟始自蠡吾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
之喪塋于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先君令公
始塋永濟與夫人史氏暨琦祖太子中允知康州諱

構與夫人李氏于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自先君之
亡諸子幼而孤長而薄宦奔走四方故但能時奉豐
安之祀其於北馬蠡吾之塋則力莫能及年世殊邈
幾于不能辨識嘉祐三年琦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
植今年春遣男忠彥走蠡吾又得庶子之塋于北原
而先域之西北隅北距唐河數里之近嘗經霖潦暴
漲浸淫及于庶子之塋且念神靈久宅不敢改卜乃
於嘉祐八年七月一日遣孝彥先而啟壙自下以甃
實而上絕沮洳而止衣衾棺柩易而新之然後塞隧
廣封以爲萬世之固逮遠祖諸塋率加治葺翦其荆
棘而易以嘉木繚其垣墉而表以高閎旣襄其事也
遂直書營繕之始末而納諸壙中且復誡于子孫曰
夫謹家謀而心不忘于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祭
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絕爲重琦自志于學每見祖
先所爲文字與家世銘誌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
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輯寢以大備其所誌先
城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
不墜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事少慰庸
嗣之志向若家謀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得傳雖有
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後

宋文鑑 卷之十九
世子孫不能勤而知此則與夫世之絕也何異子孫其志之

定州閱古堂記

韓琦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汨于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爲堂旣成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凡六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爲堂名夫古猶令也古之人爲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令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聖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爲也誠以已之道未克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什路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爲樂哉其少進出則餘吏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已

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肅恬然終日子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于教化用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于旂常傳于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爲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豈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圯坍塌之患矣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年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蜀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闕激束之爲滿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須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不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克內府出京師而移用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

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簿兩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畫舫齋記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巒萃佳花美水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

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官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没波濤之洶歙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倖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修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九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隣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苟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從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古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

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人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殆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將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尤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圖記爲俎豆籩筐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新學記

歐陽修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

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撫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七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備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勤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

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耳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踈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者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夫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

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旣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

林霏開雲歸而巖穴冥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
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
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
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
呼後者應偃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
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
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
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
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
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
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
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
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
修也

有美堂記

歐陽修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
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
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
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
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

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物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

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爾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亦以此聖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

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相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
 于後圖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
 名譽為可薄蓋不以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
 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一節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
 人將相勤勞王家夷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
 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
 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而被弦歌者乃
 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登公之堂幸嘗
 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為天下道也於是
 乎書

志古堂記

尹洙

河南劉伯壽宰新鄭之二年作堂於縣署既成之謂
 予曰我官事已則休于是早夜以思蓋有歎焉歎乎
 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之而後
 已遂名堂曰志古今嘉其有是志從而為之辭曰未
 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
 者今而稱之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
 世世傳焉從而為功名其處也立言矯當時以法後
 世世傳焉從而為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
 而卒與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為功名

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爲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至古人之所至也至乎至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壽嘉予言刻之于堂以自儆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闊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畝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

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曼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旣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閱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爲勝焉

待月亭記

劉敬

春卿劉侯監兵于堯之明年作新基修舊亭于園池之廉名之曰待月一日燕賓友之酒三行客有長挹主人請問待月之二日荅曰先是署有西園園有舊亭昔人尸之荒榛與并棲雞于垣閑馬于楹或寢以羊或宿以兵有風至止林籟少清有月來思池光不盈一日植足於園縱觀而歎曰景物否閉久矣將祈泰於予乎繇是呼卒夫具畚掬輦糞穢鉏蒿茅一之日培竹與松育美材也二之日浚池及泉養清德也三之日因池土以封其基四之日卽亭材而廣其構不役于民不擾于公以潰于厥成魯山巖巖惠我蒼

翠魯水湯湯遺予潺湲而又周公之宇仲尼之鄉聖賢遺迹盡圖于壁若有神物陰來相之咸疑化工私以與之夫亭以池遷盡能事也月以水鑿取善類也予今是亭西南去天空曠千尺不植草木爲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初上納於清池嬋娟淪漣相與爲一如金在鎔如圭在磨忽憶湘江之流若洞庭之波登新亭對斯景發吾人浩歌則待月之名不曰當歟主人之詞旣畢客有舉觴而言曰春卿吾聞士閑燕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遠者大者君今揭亭待清月宜乎禮賢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說與文武之用內則思建明堂興辟雍與三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湟平薊壤績唐漢之舊服用之則爲事業爲功名垂光冊書不用之則有孚在道以畜其實與夫宴安之流游西園寢北堂同心而異志焉主人曰晉人善禱或譏輪奐周人落成祇美寢興吾子博我以王道勤我以功名君之言古人不如顧謂牧曰先生業文爲我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亭成之歲月牧固不讓云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七十九

記

王沂公祠堂記

劉敞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力任權黷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尊親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與讓其失蓋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天下得養老長幼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

降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闕然况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爲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爲魯人建學繇是三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於道者非耶沂公薨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於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卽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修若干崇若干凡皆錢公之素也其棠之詩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叙其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邇隆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尚父遜厥碩膚惠于齊魯維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靡則靡定旣晦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毘諸侯是師賦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校乃敦詩書翼翼齊魯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文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我作此堂以告無斁

東平樂池亭記

劉敞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鍾鼓之好池臺鳥獸魚鼈之樂然後乃能爲國非以虞意崇不急也以合士大夫交賓客賢者而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駟鐵有駮之詩是已不然則殼殼者墨術也不侈於禮樂不暉於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於今爲重其地千里其四封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享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本其俗習於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駟以詩書而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鄆故有負城之園其

廢蓋久士大夫無所於游四方之賓客賢者無所於觀吏民無所於樂殆失車隣駟鐵有駮之美而况於蟋蟀山樞之陋敞以謂非敦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築之鑿之擴之闢之有堂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鰲池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梧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門曰舞詠北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於禮或因於事或寓於物或論於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栝槐栢榆柳李梅桃梨棗栗栲柿石榴林檎木瓜櫻桃蒲萄太山之

竹汶丘之篠嶧陽之梧雍門之荻蒲圃之檟孔林之楷香草奇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菱芡蘭菊荇茆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賢乎抑亦庶幾焉後世將必有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先秦古器記

劉敞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爲古學者莫能盡通以它書參之廼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大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兌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爲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謀次其世謚廼爲能盡之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在浚澶爲北門重郭言言洪河渾渾蠹爲巨防扼爲要津堤繇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皇御戎軒翠華朝臨虜騎宵奔講言終驩行李便蕃賓客供給

禮莫重焉總是二役郡守縣令其職也朝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爲先其米鹽牒訴至纖至悉萃于縣道則爲令者又加難焉以是一切趨辦而不遑其他唯吾從叔仲達爲能推行而優爲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寢密監司操持群下不得動搖吏亦便文諉事亡能往來溺於其職不克自振官寺陰頓寢堂聽事至弊漏不可居莫敢一搖手其他可知矣仲達爲邑宰於斯且暮年職修事舉顧而言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邪先是河決商胡口因廢觀城縣來入亟請於上取其故廡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聽事下至於囹圄有造有因凡若干門垣墉墜茨凡若干工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爲過在下者不以爲煩程功卽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不徒更爽塏避燥濕而已足以觀政矣後之踵此位登此堂者有以知改作之自庶幾繼葺之俾勿壞

萬安渡石橋記

蔡襄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象趾于淵醜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

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
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
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旣成太守
莆陽蔡襄爲之樂合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
道繇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
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
萃于一宮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
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
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
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
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
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
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
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
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
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

鷓鴣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闕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瓜自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爲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颶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棊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來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墜萬安轆轤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

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忘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灌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猖狂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梃耳目肺腸悉爲已有踴躍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已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彊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信州興造記

王安石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疆怙柔隱誑發舒旣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寡孤獨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

則前此公所命出粟以佐材費於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寔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迺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速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瞽然自得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乎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安石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旣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庠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出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旣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旣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降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圖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

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
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非獨吏故
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
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工部侍郎
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
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
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
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
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
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
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
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
有之而非所以恃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
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患而圖之無
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
能以久存而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
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
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優于其
君於其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

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張尚書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無養亂無助變衆言朋與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旣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歛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

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謂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碓斧令於是民始恐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歐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如公吾未始見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
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
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自于于公謂西人
安爾室家母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
秋爾滌塲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
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視公萬年有女娟娟
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女棄捐
禾黍與與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
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
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
公像在堂

木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孽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
伐不幸而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
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
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蓄食
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
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
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
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峰

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孽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成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廡澤地汗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洋池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記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楠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棗椀巧塤陶甃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庠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

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
鱗鬣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判天地之極致
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
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順解矣故
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
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聳之以聲
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
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歐元元之
入善域優而柔之憚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
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
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
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茲
誦之聲格于內其爲惡也無所從其爲善也有所歸
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
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存則
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
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
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分寧縣雲峰院記

曾鞏

分寧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善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

抵其縣五百里任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硤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蚕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蓄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梯米父母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砮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墓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僞一目千出雖笞扑徙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佗州縣哉民雖勤而皆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致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闔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鏡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

一當於義則傑示邑人者必道常乎未敢必有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何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備隊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穫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旣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昇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廢以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

既成託予記之。與齊畢里人也不能辭噫爲聖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畢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已也夫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八十

記

堯率院記

曾鞏

古者爲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耒耨未機益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爲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爲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盛百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氏穹壝與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知也古

朱文鑑 卷八十一
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
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竒鈎貨以病民民往往頻
伸而爲塗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
下若是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
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廢
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
古之制也抑讎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
寧縣郭內外名爲宮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
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輿端
原有邑人黃庠所爲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
大之殿舍中嚴齊宮宿廬庖湏之房布列兩序廡圍
困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
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走
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獨介然
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爲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
已之饗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論其
終何如焉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
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

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
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
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
閎廓怪竒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
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藜蕪草之間未有卽而
變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
草發其亢爽繚其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
氣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
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桅勁艫
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
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
虎豹踞而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晦曖遊人行旅
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歛日
光出没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
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
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
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
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蝻之菑
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
牧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

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某月某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小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闖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

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憾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

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今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漢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彊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

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令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至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清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湏

庫廡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墜旣
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
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
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
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
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
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至則常發民調材木
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旣費且陋乃爲之徙官之廢屋
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
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
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
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
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
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
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墜則歷山不宜獨在
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
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
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

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媯汭則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山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益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涯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其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一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

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嘗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縲縲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蟻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汭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

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
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
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九僊山北曰粵王山
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
環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
爲是州得閩山嶽峯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
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西矚程公以
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
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
任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
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
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
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
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令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霍丘縣驛記

王回

天下昔初國之時君民各乂其安而城郭道路關梁
廬館尤嚴於賓客之事凡國之地大不過百里而皆
領於天子之詔以待巡狩之所適其歲時使人存頽
若歸肥賀慶致禮之來則又有四鄰之交朝覲會同
聘問之集車馬人徒之役縱橫而信宿者蓋無虛國

而受館之禮自畿內達于海隅設官備物候迂時謹
故雖跋山涉水荒陋遐僻之城具宗廟社稷者一不
敢缺焉有不能然者君子譏之謂之失政不可以爲
國也自天下更爲郡縣守宰以考秩代居民始不安
其常而先王之禮所以決於政事而尤嚴於賓客者
亦因以廢怠陵夷且千歲及今則驛舍之設止於當
路州縣驛遞所過足以供給應有司之令而已然猶
不敢稍張其制度一有異於其間則衆反譏之以爲
苟悅使客市恩意非政之急吏旣不得久於其秩而
思脫譏以滿去故天下之驛雖當路所設應有司之
令者往往圯而不完至於岐旁它縣則無敢唱興之
者霍丘故蓼邑也今縣屬壽其治霍丘距京師八百
里境內所苞若千里比而環者七州七州之途皆出
於驛以達于壽霍丘居最徑然獨無驛每使客之過
者無所歸宿則弛蓋偃節混於逆旅或寓其孥於浮
屠氏之館倉卒偪爰而無以自表於民今知縣事大
理寺丞謝侯續之至也嘆曰吾爲地主於此豈可以
不知士大夫之辱吾聞古之爲政蓋莫不篤於賓客
者非苟相悅所以相養以禮而戴天子之命也今吾
邑雖陋亦古之建國傳其城郭社稷而地大益近魯

不及有一館爲士大夫之禮不已儉乎雖衆口之譏
吾從古也莫吾疚也於是相其署之東偏面通衢之
會始築館焉用若干日立屋若干間而門堂堂室廡庖
井廡庫至于器皿百須無不具而用不傷於財役不
勞於民也旣成名之曰蓼驛取古封國之號蓋所以
自見其志而以狀屬回子其爲我書之刻諸石以告
于後之人勿廢予曰惟古之事而歎今爲之難也非
發憤好禮果於從政者誰能爲之書傳於後之人庶
幾其卒勿廢焉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李泰伯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
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
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
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
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虞祔練
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
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繫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
摩流爲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乎天台灌
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
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

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
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徙洪州龍
興終廬山東林度南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
師真卿本道廉使楊憑帝丹皆與友善樂天之叙如
此南城於宋爲建昌軍景雲爲景德寺律和尚之迹
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靡而其
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羸入風雨者四而如一將
恐腐折後難爲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
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麗爲永永計先共謀
者文憲宗正旣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推
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孀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
經論頗憲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
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爲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
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爲寺之榮而有所慕焉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
愚有屈力卑慮祇順德意有假宮僭師苟具文書或
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
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
人材放失儒效闕疏亡以稱上旨通判賴川陳君某

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陜隘不足改爲廼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甃黝聖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借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諭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麇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闕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令代遭聖神爾哀得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揮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美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義田記

錢君倚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

瞻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爲西師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位克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樊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然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

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大夫爲士廩稍之克奉養之厚止乎一已族之人瓢囊爲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六冊

宋朝文鑑八十卷終

518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一百五十
卷目錄三卷

三十二冊



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某月某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

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

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憾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

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今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漢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彊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

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儉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序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至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旣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清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湏

庫廡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墜旣
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
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
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
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
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
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至則常發民調材木
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旣費且陋乃爲之徙官之廢屋
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
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
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
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
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
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
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墜則歷山不宜獨在
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
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
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

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媯汭則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山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益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洎然而止而自涯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其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一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

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繆糝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汭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

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
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
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九僊山北曰粵王山
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
環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
爲是州得閩山嶽峯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
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西矚程公以
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
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
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
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
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
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
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令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霍丘縣驛記

王回

天下昔初國之時君民各乂其安而城郭道路關梁
廬館尤嚴於賓客之事凡國之地大不過百里而皆
領於天子之詔以待巡狩之所適其歲時使人存頌
若歸脃賀慶致禮之來則又有四鄰之交朝覲會同
聘問之集車馬人徒之役縱橫而信宿者蓋無虛國

而受館之禮自畿內達于海隅設官備物候迂時謹
故雖跋山涉水荒陋遐僻之城具宗廟社稷者一不
敢缺焉有不能然者君子譏之謂之失政不可以爲
國也自天下更爲郡縣守宰以考秩代居民始不安
其常而先王之禮所以決於政事而尤嚴於賓客者
亦因以廢怠陵夷且千歲及今則驛舍之設止於當
路州縣驛遞所過足以供給應有司之令而已然猶
不敢稍張其制度一有異於其間則衆反譏之以爲
苟悅使客市恩意非政之急吏旣不得久於其秩而
思脫譏以蒲去故天下之驛雖當路所設應有司之
令者往往圯而不完至於岐旁它縣則無敢唱與之
者霍丘故蓼邑也今縣屬壽其治霍丘距京師八百
里境內所苞若千里比而環者七州七州之途皆出
於驛以達于壽霍丘居最徑然獨無驛每使客之過
者無所歸宿則弛蓋偃節混於逆旅或寓其孥於浮
屠氏之館倉卒偪爰而無以自表於民今知縣事大
理寺丞謝侯續之至也嘆曰吾爲地主於此豈可以
不知士大夫之辱吾聞古之爲政蓋莫不篤於賓客
者非苟相悅所以相養以禮而戴天子之命也今吾
邑雖陋亦古之建國傳其城郭社稷而地大益近魯

不及有一館爲士大夫之禮不已儉乎雖衆口之譏
吾從古也莫吾疚也於是相其署之東偏面通衢之
會始築館焉用若干日立屋若干間而門堂室廡庖
井廩庫至于器皿百須無不具而用不傷於財役不
勞於民也旣成名之曰蓼驛取古封國之號蓋所以
自見其志而以狀屬回子其爲我書之刻諸石以告
于後之人勿廢予曰惟古之事而歎今爲之難也非
發憤好禮果於從政者誰能爲之書傳於後之人庶
幾其卒勿廢焉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李泰伯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
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
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
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
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虞祔練
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
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繫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
摩流爲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乎天台灌
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
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

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
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徙洪州龍
興終廬山東林度南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
師真卿本道廉使楊憑常丹皆與友善樂天之叙如
此南城於宋爲建昌軍景雲爲景德寺律和尚之迹
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靡而其
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羸人風雨者四而如一將
恐腐折後難爲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
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麗爲永永計先共謀
者文憲宗正旣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推
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孀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誦
經論頗熹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
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爲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
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爲寺之榮而有所慕焉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
思有屈力卑慮祇順德意有假宮僭師苟具丈書或
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
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
人材放失儒效闕疏亡以稱上旨通判賴川陳君某

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陜隘不足改爲廼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甍黼聖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借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諭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麇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闕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令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揮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美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義田記

錢君倚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

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貫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爲西師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位克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斃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然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

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爲卿大夫爲士廩稍之克奉養之厚止乎一已族之人瓢囊爲溝中瘠者豈少哉况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宋文鑑

宋朝文鑑八十卷終